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童年

WUEN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童年

原著 高尔基 [苏]

译编 刘 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作者及内容简介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柯夫,出生在俄国中部一个木匠家庭。他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寄居在外祖父家中,十岁时开始独立谋生,到处流浪,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等。1892年在《高加索日报》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几次被捕。1905年和列宁会面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列宁的巨大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高尔基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的创作生涯近半个世纪。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小说《母亲》,剧本《小市民》、《在底层》及散文诗《海燕》等。

高尔基的童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了生活的艰辛。革命胜利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成长过程,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主人公阿辽沙·阿列克塞的童年生活是艰辛的,从小辗转流浪,但他很善良、倔强、富有同情心。他从十岁开始就不得不独自去谋生,做过许多工作,生活是非常沉重而苦闷的。阿辽沙在穷苦人中间过了六个年头,到十六岁时怀着进大学的愿望,到喀山去了,但那时大学的大门对穷苦的孩子是关闭着的。阿辽沙没能迈进大学的校门,但在现实的斗争和成长中,他却上了特殊的大学——“社会大学”。

本书选录的即是他的自传体三部曲。

童 年

我的外祖母身材圆滚肥胖，头很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耷在脸上，挺可笑的。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她。

五岁那年，我死了父亲。外祖母来到我们家，她穿一身柔软的、极好玩的黑衣裳。我从未见过大人哭，外祖母哭得很特别，她好像附和着母亲哭一样，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她说：

“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不到年纪就去了，今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的母亲跪在父亲身边，用那把我用来锯西瓜的小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她的灰色的眼睛都哭肿了。

父亲死后，外祖母不愿让女儿和外孙孤零零地留在阿斯特拉罕城，便把我们接到她的家乡尼日尼城去住。路上，

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当我问她为什么头发这么长时，她用柔和的腔调说：“大概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

外祖母接着开始给我讲故事，有强盗的故事、圣人故事以及各种怪兽和妖魔的故事。她讲故事时，声音很低，很神秘。她总是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要往我心里灌注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每当她讲完一个，我便要求她再讲一个。外祖母总是尽量满足我。

尼日尼城到了。外祖母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你瞧，多好看啊！那就是尼日尼，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然后，她又对母亲说：“瓦莉亚，你看一看呀，大约你把这地方都忘记了吧！”

母亲苦笑了一下，不语。

“爸爸！”当船靠岸时，母亲看见外祖父来迎接我们，便深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将整个身子扑到他的怀里。他抱住她的头，用那通红的大手抚摸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父又对着外祖母问道：“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接着，外祖父从人缝里把我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她回答，就把我推开道，“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样。”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舅舅们跟在后面。外祖母、小个子舅母和我走在最后面。

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不论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尤其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了敌意。

在大街上有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色的油漆。院子里挂满了整幅的湿布，到处摆着桶，桶里盛着很稠的各种颜色的水，里面泡的也是布。原来我的外祖父是开染坊的老板。

二

外祖父的家里弥漫着仇恨之雾，大人们都像中了毒，连小孩也卷进去了。我母亲来到的时候，两个舅舅正在闹分家，他们很害怕我母亲讨回那份本该属于她的嫁妆。外祖父痛恨我母亲“自己做主”结了婚，把那份嫁妆扣留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此外，关于谁在城里开染坊，谁搬到奥卡河对岸乡村去住，两兄弟也争吵不休。

一天，大家在厨房里吃饭时，又爆发了一场吓人的争吵。两个舅舅像狗似的龇着牙。外祖父用羹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像只大公鸡。他咆哮道：

“你们全给我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得脸都歪了，说：

“全分给他们吧，你也落得耳根清静，分家吧！”

“住嘴，全都是你惯坏的！”

吵骂声中，两个舅舅已扭打成一团，并发出一片辱骂、喘息的声音。

“亲兄弟！亲骨肉！嗨，都是些孽种！”外祖父悲哀地嚎叫道。

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雅可甫舅舅洗打破了的脸。雅可甫舅舅一面哭，一面跺脚骂米哈伊尔舅舅。外祖母沉痛地说：“该死的，这帮野种，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上，对外祖母喊到：“老妖婆，看你生的这群野兽吧！”

两个舅舅还是对骂着，外祖父后来不吭一声了。但我知道他对孩子们的过失是要算账的。

我看出大家都怕我母亲。连外祖父和她说话时也不那样粗声大气。这使我很痛快。但在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信心。

大人们把布染成各种颜色，这使我觉得很好玩，我决定亲自动手染一染。在萨沙（雅可甫舅舅的小儿子）的帮助下，我将一块白布放到了盛有蓝靛的桶里。这时，不知从哪里飞出小伙子茨冈，把白布夺了过去，并对我说：“瞧吧，你要挨一顿打了！”

外祖母跑来了，一面可笑地咒骂我，一面吩咐小茨冈不要告诉外祖父。可是，萨沙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外祖父。

星期六晚上，我和萨沙都被领进厨房里。外祖父站在

污水盆旁边，从水桶里捞起长长的柳树条子，一条挨着一条摆好。萨沙开始求饶了。

“揍一顿再饶你。”外祖父说着，用手指捋一根树条子。“快点儿，把裤子脱掉！”

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把它脱到腿弯，用手提着，顺从地在长凳上趴下。外祖父要我走近看看抽人是怎么回事。他照着萨沙赤裸的屁股狠狠地抽了一下。萨沙嚎叫起来。

现在轮到我了。外祖母向我扑过来，抱起我就走。她喊道：“不要打他，阿列克塞！你这魔鬼！”

外祖父向她猛扑过去，推倒她，把我抢了回去。我拉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他狂吼着，夹紧了，我，向长凳上一扔，差点儿摔破了我的脸，开始鞭打起来。

我记得母亲毫无办法，脸孔煞白，沿着长凳来回跑着，声音沙哑地喊道：“爸爸不要打！把他交给我吧……”

这顿打使我生了一场大病。为这事外祖母向母亲抱怨起来：“你怎么不把他夺过来，嗯？”

“我给吓住了。”

“白长这么大的个子！不害臊，瓦尔瓦拉！”

不知怎的，我生病的时候，外祖父却来看我了。他用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你好，小爷子，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一动弹就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山羊形的甜饼、两个糖角、一只苹果和一些葡萄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我枕头边，说：“你瞧，我给你带来了礼物！”

我不理他。他又弯下腰吻了我的额头，用温和的口气说：“我对你太过分了。当时你咬我，抓我，把我惹火了！但是，你挨几下打不算倒霉。要知道你是挨自己亲人的打，这不算屈辱，是受教训！我小时挨那个打啊，你连做梦也没梦见过。后来又受人家的欺侮，结果怎样呢？我熬出了头，当上了行会的头儿。”

三

在外祖父的家庭中，小茨冈是个特殊的成员。他机灵能干，很讨人喜欢。他身材四四方方，胸脯宽宽大大，头发是卷曲的，浓眉底下有一对愉快的斗鸡眼。他来看我时，卷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胳膊上都是些红伤痕。他告诉我是外祖父抽打我时，他把胳膊垫在我身上，代我挨的揍，原来肿得很厉害，现在已消了。他摇晃着头，笑得像绸子一样柔和。我立刻觉得他很可亲。

我听外祖母说小茨冈是个弃儿，在一个春天的雨夜，她从大门口的长凳上拾到的。当时他几乎冻僵了。外祖母抚养他，把他拉扯大，并给他起名为伊凡。外祖父在背后谈起伊凡来，总是眯着眼，摇着头说：

“伊凡有一双金不换的手，这小子有出息！”

舅舅们对小茨冈表面上也是和蔼、友好的，不像对老匠人格里高里那样跟他“开玩笑”。但他们背后却极力贬低伊凡，骂他是小偷和懒汉。当我问外祖母这是什么道理时，

外祖母解释给我听：“这是你两个舅舅在为自己将来开染房时拉拢伊凡而耍的手腕。”

小茨冈已十九岁了。外祖父常常派他出去采购食物。他每逢赶集去买的东西没有偷的多。于是我便央求小茨冈下次不要去偷了，否则人家抓住会把他打死的。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他们抓不住我的。”

院子里靠墙放着一个橡木做的大十字架。那是雅可甫舅舅折磨死了妻子后，准备在周年那天把它放在妻子坟上的。可他自己没有背，却喊来了小茨冈。那是个初冬的早晨，天气严寒且刮着风，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两个舅舅和老工匠格里高里一起把沉重的十字架放在小茨冈的肩膀上。他踉跄了一下，叉开两腿站住。

“吃得住吗？”格里高里问道。

“不知道。好像很重……”小茨冈回答。

雅可甫舅舅大声说：“伊凡，你不嫌害臊，我们俩合起来也不如你劲儿大。”

十字架从院子里背走了。

不久，院子里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什么事？”格里高里惊慌地关上了炉门，连忙跑了出去。我也跟着冲了出去。

小茨冈脸朝上躺在厨房的地板上，发暗的嘴唇颤动着，吐着粉红色泡沫，鲜血从他的嘴角顺着面颊流到脖颈上，再流到地板上，汇成一条小溪向门槛流去。他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有手指还在动弹，抓着地板。

雅可甫舅舅解释道：“他绊了一跤，摔倒了，给压在十字架下面了。我们一看不好，赶忙松了手，不然也会把我们砸伤的。”

“是你们把他砸死的。”格里高里闷声地说。

“是的，又怎么样！”

外祖父从外面冲了进来，大声嚷道：

“混蛋！你们把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给糟蹋了！再过五年，他就是无价之宝……”

他捏紧了拳头，向舅舅们威吓道：“一群豺狼！我知道，他是你们的眼中钉。唉，伊凡，你这个小傻瓜啊……”

外祖母整个身子趴在地板上，两手不停地抚摸伊凡的脸、头、胸，对着他的眼睛吹气，握住他的手揉搓。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记起了小茨冈生前对我说的话：“卡什林一家子，除了老太太外，我谁都不喜欢。”

四

“也给瓦尔瓦拉一点儿欢乐吧！不要让她整日在悲哀中过日子。主啊，你也不要忘了格里高里，他的眼睛越来越坏了，瞎了——就得去讨饭，真是不好！他为我们老当家的耗尽了全部力气……”我和外祖母睡在一起，每晚临睡前，她都要祷告一番。

一天晚上，她正跪在地上虔诚地和上帝谈话，外祖父

忽然冲进来了，哑着嗓子喊：

“老婆子，上帝到我们家拜访来了——失火了！”

大家都跑到院子里。染坊的房盖正在燃烧，火舌卷曲着，旋风似的直往染坊的门外蹿。雅可甫舅舅说：“这是米哈伊尔放的火。”明晃晃的大火令人目眩，把雪地照得一片通红。外祖父、格里高里、舅舅的叫喊声和噼啪的爆炸声响成一片。

外祖母的行动把我吓坏了：她头上顶着空口袋，身上裹着马被，朝着火里冲去，一面喊叫：“硫酸盐，混蛋们！硫酸盐要爆炸了……”

“拉住她！”外祖父狂叫着，“哎哟，这下她可完啦……”

一会儿，外祖母从火中钻出来了，她浑身冒烟，两手捧着像水桶大小的一瓶子硫酸盐。

“老当家的，快把马牵走！”她一面咳嗽，一面哑着嗓子喊，“快把马被给我脱下来，我要烧着了。”

格里高里连忙给外祖母脱掉已烧焦的马被。这时街坊邻居也都赶来了。外祖母向他们鞠躬，恳求他们帮忙救火。

外祖父把马从马棚牵出来了。这匹高大的马受了惊吓，直立起来，把外祖父悬空掀起。外祖父松开了缰绳，跳到一边。他喊道：“老婆子，牵住它！”

外祖母抢向前去，奔到直立起来的马的前腿下面，张开两手挡住它。马悲哀地长鸣一声，斜视着火焰，顺从地向她凑近。外祖母拍拍它的脖颈，说：“别怕，你这小老鼠。”

火很快被扑灭了。一切又都恢复到平静和黑暗。

外祖父走近我的身边，轻声地问道：

“失火的情形都看见了吧？从头到尾你外祖母怎么样？她已经是個老太太，受了一辈子苦，又病病歪歪的……可，她能干！”

这天晚上，娜塔莉亚舅妈因受了惊吓，提前分娩了，外祖母奔去接生。不幸的是舅妈在分娩时死了。她是带着丈夫虐待的伤痕和恐吓死去的。

五

交春的时候，舅舅们分家了。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的村庄居住，雅可甫留在城里老宅子里。我母亲也搬出去了。外祖父另外买了一处又大又漂亮的房子，前面朝着大街，后花园却一直延伸到山谷。外祖父只留楼上一大间给自己居住和接待客人，其余的出租给房客，我和外祖母则住在顶楼上。

我整天跟着她在花园和院子里转来转去，跟她到邻居的女人们那里，喝茶，讲故事，我仿佛是长在她身上似的。

外祖母也讲她自己的故事。她说：“我是孤儿出身，我的母亲是个贫农的女儿，在她当闺女的时候，被地主惊吓了一次。她半夜里吓得跳窗户，摔坏了半边身子。从那时起她的右手就萎缩了，成了残废。我的母亲是个织花边的，这样一来，她对地主老爷就没有用了，地主赶走了她。她只

好到处流浪，向人家乞讨。我九岁那年，母亲觉得牵着我到处要饭怪难为情的，就在巴拉罕纳城住了下来。她仍沿街乞讨，每逢节日，就到教堂门口收集善人们的施舍。我坐在家学织花边，两年后，我终于学会了，而且在全城都出了名。不久，你外祖父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当上掌舵的了。他的母亲细细把我端详一番，也同意了。”

外祖父开始教我识字，背字母，称赞我的记忆像马一样好。有时他把我拉到怀里，忧郁地说：

“你母亲把你弄到人世上受苦，小弟弟……”

外祖母打了一个寒颤，说：“嗨，你干吗提这个啊？”

“我本不想说的，但心里难过。多好的一个姑娘，走错了……”

有时，外祖父和外祖母也一同回忆过去，把我忘了。他们谈许多话题，但一谈到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大火，外祖父就特别的生气。外祖母便说：“你算了吧，老爷子。”

“为什么算了？不管怎么说，这些儿女都是不成器的。我们的精力算白花了。我们好好地把他们放在篮筐里，上帝偏偏给我们了一个坏筛子！”

外祖父谈起儿女不成器，便把怨气发泄到外祖母身上，而且总是那句话：

“都是你把他们惯坏了，你这个老妖婆！”

每逢这时，外祖母总是坐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划十字，然后小心地走近他，劝慰说：“你怎么痛苦成这个样子？